

首席女法医 19

我用了一生的时间才搞明白，
我们不是下地狱，
而是在已经给我们打好的基础上造地狱。

红雾杀人事件

Patricia Cornwell

〔美〕帕特丽夏·康薇尔 著

杨晓荣 译

南海出版公司

RED MIST

首席女法医 19
红雾杀人事件

〔美〕帕特丽夏·康薇尔 著
杨晓荣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首席女法医. 红雾杀人事件 / (美) 康薇尔著 ;
杨晓荣译.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5.6
(康薇尔作品)
ISBN 978-7-5442-7759-4

I. ①首… II. ①康…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5246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3-217

Red Mist by Patricia Cornwell
Copyright © 2011 by Cornwell Entertainment, Inc.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2013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首席女法医 红雾杀人事件

〔美〕帕特丽夏·康薇尔 著
杨晓荣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黄宁群
特邀编辑 白 路 毛文婧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周文彬

印 刷 三河市宏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290千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759-4
定 价 39.5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鸣谢

感谢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公共健康中心，以及马塞拉·菲罗医生、杰米·唐斯医生和其他专家，他们对我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其中，斯蒂芬·布雷格慷慨提供了刑法方面的专家意见。

我一如既往地感谢斯塔奇·格鲁伯医生非凡的技术和专业知识，以及她的耐心和鼓励。

这本书献给你，斯塔奇。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

你们去，把盛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

——《新约·启示录 16：1》

铁轨横过一条裂了缝的公路，轨道中间是铁锈般的褐色，像陈旧的血迹一样。这条公路通往低地^①，也就是沿海地区腹地。我开着车过铁轨的时候，忽然觉得佐治亚州女子监狱是在铁轨的另一边。也许我应该把这种错觉看成又一个警示，掉头回去。这是星期四，六月三十日下午，还不到四点。要赶上去波士顿的末班飞机还来得及。不过我知道自己不会回头。

佐治亚沿海这一带看上去暮气沉沉，西班牙松萝覆盖着黑压压的森林，蜿蜒的小溪流过明亮的草地，勾勒出一块块淤泥滩涂的轮廓。雪白的鹭鸶和蓝色的大苍鹭拖着双腿低飞，掠过带有咸味儿的水面。车往前开着，两侧的森林再次靠近这条柏油斑驳的窄路。弯弯曲曲的藤蔓缠绕着灌木丛，用鳞片般密密匝匝的黑色枝叶覆盖了整片森林，沼泽地上，虬枝粗壮的巨柏林立，像史前怪物在跋涉前行。还没看见短吻鳄或者蛇，不过我敢说那儿准有，而且我开的这个白色大机器连吼带叫，后面还冒烟，它们一定感觉到了。

我怎么会开上这么个大破车，我也不知道，这车一路上东倒西歪，车里还有种怪味儿，闻起来像快餐和带点臭鱼味儿的香烟。我让行政主管布赖斯订的可不是这个，而是一种安全可靠的中型厢式小轿车，最好是沃尔

① 指佐治亚州沿海地带。

沃或者凯美瑞，带侧气囊和头部气囊的那种，还带 GPS。我如约在机场外面见到了一个年轻人，他坐在这辆白色厢式货车里，车上没空调，连地图也没有，当时我就告诉他搞错了，把别人的车给我了吧。他说合同上写的是我的名字，凯特·斯卡佩塔，我说我叫凯，不叫凯特，那上面写的是谁的名字我才不管呢。我订的不是厢式货车。那年轻人说，低地礼宾联运公司表示非常遗憾。他晒得黢黑，穿一件无袖套头衫，一条蛇纹迷彩短裤，一双户外防滑鞋。他也搞不清怎么回事。不用说，肯定是计算机弄错了。他很愿意给我换车，不过那就得搞到很晚了，也许要明天才行。

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事情都和我的计划不符，我丈夫本顿一定会说他早就和我说过的，我都能想象出来他说这话的那个样子。昨天晚上，因为我到这儿来这件事，我们又吵了一通，他靠在厨房的大理石台面上，又高又瘦，银发浓密，雕像一般英俊的面孔严肃地对着我，我此刻眼前出现的就是这个画面。到了这会儿，我的头痛才彻底消失了。不知道为什么，尽管心里很明白不是那么回事，我还是挺相信半瓶酒就能让事情改善。也许是半瓶多。那是一种非常不错的灰比诺葡萄酒，清淡纯净，有一丝苹果味儿，价钱也不贵。

车窗敞开着，扑进来的风又热又黏，可以闻到一股强烈的酸味，那是植物腐败的气味，还有盐沼和淤泥的气味。车子跌跌撞撞，一会儿踌躇不前，一会儿向前狂奔，开上了一段阳光斑斑点点的弯道，一群秃鹰正在那里撕咬什么东西的尸体。我疾驶而过，绕过一只浣熊僵硬的皮囊，那些丑陋的大鸟伸着秃头，缓慢而沉重地拍打着长短不齐的翅膀，飞了起来，闷热的空气里传来一股刺鼻的恶臭，这种味儿，我可是再熟悉不过了。无论是动物还是人，都一样。隔着一段距离，我就能闻出死亡的气息，要是下了车走近些仔细看看，我差不多还能确定这只浣熊不幸殒命的准确原因和具体时间，还可以复原它被袭击的方式，或许还能说明袭击它的是什么东西。

大部分人管我叫法医，有些人觉得我是验尸官，偶尔还有人把我和外科警医搞混。准确地说，我是内科医生，病理学专业，专攻法医病理学和三维立体成像放射学，也就是在动刀解剖尸体前用 CT 扫描仪观察尸体内部

部状况的学问。我有个法学学位，还有个空军特种预备役上校的军衔，因此隶属于国防部，去年国防部任命我为剑桥司法鉴定中心主任，和国防部联合建立这个中心的是马萨诸塞州政府、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

我的专业就是确定致死或者不致死的机制，以及致死的是一种疾病，一种毒素，一次医疗事故，一个不可抗的因素，一支手枪，还是一件自制爆炸装置。从法律上说，我的每一个行动都必须有充分的依据。我必须在需要的时候按照接到的指示为美国政府提供帮助。我经常在法庭上宣誓，然后按照誓词要求作证，而这一切都意味着，我其实没有权利像大多数人那样生活。我无可选择，必须客观，必须超然。对任何案子，无论多么可恶，多么残酷，我都不能持有个人看法，不能感情用事。即便是我遭到直接的暴力袭击，就像四个月以前有人想要我的命一样，我也得心如铁石，毫不为之所动。我必须始终坚定沉着，保持冷静。

“你不会给我闹创伤后应激障碍吧？”武装部队法医局局长约翰·布里格斯将军对我说。他说这话之前，也就是今年二月十日，我差点在自己的车库里被人杀掉。“这种烂事常有，凯。这世上到处都是打来打去的。”

“对啊，约翰。烂事常有，过去有，以后还会有。”我应声答道，似乎一切都好，我对所有的事都处之泰然，虽然我知道自己心里的感受并不是那么回事。我了解杰克·菲尔丁生活中出了什么问题，越详细越好；我还想让黛恩·金凯德付出最高代价，让她坐牢，永远不得假释。

我看了一眼手表，双手没有离开方向盘，这该死的车子抖得实在太厉害了。也许我应该掉头。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去波士顿的最后一班飞机就要起飞了。来得及的，但是我知道自己不会去赶这趟飞机。不论是福是祸，我已经身不由己了，就好像把自己交给了一台自动驾驶仪，这驾驶仪或许毛手毛脚，甚至可能还复仇心切。我知道自己非常愤怒。正如昨天晚上我那位联邦调查局司法心理学家丈夫所说：“你要中圈套了，凯。也许是有人给你下套，可是我最担心的是你自己把自己套进去了。你觉得你是想要有所行动，出点力，实际上你需要做的是平息自己的愧疚感。”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正在我们剑桥的家里做晚饭。我们的房子出自一位超验主义大师

之手，极富历史感。

“杰克的死又不是我造成的。”我说。

“你一直觉得对不起他。你总是为很多和你没关系的事内疚。”

“明白了。当我觉得自己能起点作用的时候，就根本不该相信自己能做到。”我用一把手术剪剪掉水煮大虾的壳。“我认为冒点风险也许能得到有用的信息来伸张正义帮帮忙的时候，实际上是我感到了内疚。”

“你觉得你有责任把事情都安排得好好的，要么就阻止它发生。老是这样。小时候你父亲生病，你照料他，从那时候起就这样。”

“现在我可是什么都阻止不了啦。”我把虾壳扔进垃圾桶，往微晶玻璃电磁炉上煮着开水的不锈钢锅中撒了些盐。这个炉子是我们厨房的活动中心。“杰克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遭到了性骚扰，我没法阻止。我也没法阻止他把自己的生活给毁了。现在他被杀了，我还是没法阻止。”我抓起一把厨刀。“实话实说，我差点就阻止不了我自己死掉。”我切着洋葱和大蒜，精钢刀刃飞快地敲击着抗菌聚丙烯案板。“我现在还活着就是侥幸。”

“反正你得离萨凡纳远点。”本顿说。于是我告诉他反正我得去，还得请他开瓶酒，给我们俩一人倒上一杯。然后我们就喝酒，拌嘴。我们心烦意乱地吃我按“美食美生活”理念精心制作的晚餐，两个人都不高兴。都是因为她。

凯瑟琳·劳勒这辈子活得就像个魔鬼。算起来她坐牢的时间比她当自由人的时间还长。因为酒后驾车过失杀人，她这会儿正在服她那二十年刑期。七十年代的时候，她就因为性骚扰男童获罪，这个男童就是杰克·菲尔丁，后来成了我的司法鉴定中心副主任。现在他死了，被他们的爱女枪击头部，媒体说，这个叫黛恩·金凯德的女孩一生下来就给人领养了，因为她妈妈当时正在坐牢，原因就是干了那件导致有了她的事。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我发现自己这些天老在说这件事，如果说我在生活中只学到了一件事，那就是一件事可以而且一定会扯出另一件事。科学家说，一只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就会让地球上另外一个地方刮起一场飓风，凯瑟琳·劳勒的悲惨故事就是个绝好的例子。

我开着这辆租来的货车，吱嘎作响、歪歪扭扭地穿过一片植被茂盛，似乎和恐龙时代没什么两样的沼泽地，脑子里在想，蝴蝶翅膀怎么扇了一下，什么样的空气颤动，就创造出了凯瑟琳·劳勒和她搅起的这一场大混乱。我想象着她在一间六英尺宽、八英尺长的牢房里，有亮闪闪的钢制盥洗池，灰色的金属床，狭窄的窗子，上面罩着金属网，窗外是监狱的院子，有杂草，水泥制的室外餐桌和长凳，还有移动卫生间。我知道她有多少套换洗衣服，不是“自由人世界的衣服”，她在我从来没有回复过的电子邮件里解释说，是犯人穿的制服，裤子和上衣，每样两套。她把监狱图书室里的书每一本都读了至少五遍，还很有写作的天分，这是她告诉我的。几个月以前，她用电子邮件发来一首自己写的诗，她说是关于杰克的：

命运

他回来了，化作空气，我回来了，化作泥土
我们找不到彼此，不过那只是起初
(其实这无关紧要，
这过程不可缺少
我们都没有在意
或许天知道那是一种必需。)
手指，脚趾，像火。
冰冷，冰冷的钢。
火炉打着哈欠
煤气已经拧开——
就那么开着，像怡人的汽车旅馆那明亮的灯彩。

我着了魔似的读这首诗，一个字一个字分析，想找出点暗藏的意思，我一开始就注意到，作者挺诡异地提到炉子，炉子上的煤气拧开了，这可能意味着凯瑟琳·劳勒想自杀。我有点兴奋地对本顿说，或许她自己死掉

这个想法挺怡人，就像怡人的汽车旅馆，他的回答是，这首诗表现出她极端反社会，人格错乱。她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在为问题少年开办的牧场里，作为一个治疗师，和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发生性关系是一件很美的事，是纯洁完美的爱相互融合的产物。这是命运，是他们命中注定的。本顿说，这就是她对这件事自欺欺人的看法。

两个星期以前，她突然不再给我发电子邮件，我的律师打电话来转达了一个请求。凯瑟琳·劳勒想和我谈谈杰克·菲尔丁的事。杰克，我的这位手下，是我开始工作不久亲手训练出来的，后来又断断续续地和我做了二十年的同事。我同意在佐治亚州女子监狱见她，但只能以朋友的身份。我不是凯·斯卡佩塔医生，不会是剑桥司法鉴定中心主任，或者军队的法医，或者法医学专家，或者什么别的专家。今天我就是凯，凯和凯瑟琳之间唯一的共同话题是杰克。无论我们说了什么，都不受特权保护，现场没有律师、警卫或者其他监狱人员。

光线一变，浓密的松树林稀疏起来，然后分开，车子开上一片荒凉的空地。这地方看上去像是个工业区，挂着绿色的金属标志牌，警告说我所在这条乡村公路马上就要到头了，前面不许进入，未经许可走到了这儿，现在就请掉头。我开着车，经过一个堆满奇形怪状废旧汽车的废车处理场，然后是一个苗圃，有温室，还有大盆的观赏花草、竹子和棕榈树。再往前走是一大片草坪，鲜艳的紫色牵牛花和金色万寿菊整整齐齐地拼出佐州女监的首字母缩写“GPFW”，好像我来到的这个地方是个城市公园或者高尔夫球场。办公楼是红砖的，有白色的柱子，富丽堂皇，和高墙围起来带蓝色金属屋顶的水泥监舍很不协调。尖利的双圈蛇腹式铁丝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解剖刀的刀刃。

佐州女监是很多监狱的样板，这是我仔细看过很多材料以后知道的。这个监狱以文明和人道的方式为女性重犯提供重新进入社会生活的环境，做得十分出色，堪为典范。很多这类犯人在狱中接受职业培训，职业包括水暖工、电工、美容师、木工、技工、屋顶铺设工、园艺工、厨师，还有酒席承办人。监狱建筑物内外的维护工作都由犯人承担。她们准备饮食，

在图书室和美容室工作，在医务室帮忙，出版自己的杂志，而且在押期间至少要通过中学会考。这里每一个人都自食其力，狱方会给她提供机会，除了那些关在最高警戒监区里的犯人以外。这种监区叫惩戒区^①，两个星期前，凯瑟琳·劳勒再次被关了进去，差不多就是她给我的电子邮件突然中断的那个时候。

在访客车位停好车后，我查了一下手机里的短信，看有没有急事要处理，也暗自希望有本顿发的短信，还真有。“你去的那地方热得要命，预报有暴雨。小心点，随时通报情况。爱你。”我那位冷静务实的丈夫写的就是这个，他想到我的时候，就一定会给我发个天气预报，要不就是别的什么有用的最新信息。我也爱他，一切都好，过几个钟头就给他打电话，我一边写回复，一边看着办公楼里走出来几个人，都是西装领带，送他们出来的是一位矫正官。这些人看着像律师，也可能是监狱的官员，我做了个判断，然后等着他们上了一辆没有标识的车开走了，心里还在琢磨这几个人是谁，到这儿来干什么。我把手机塞进肩包，把包藏在坐垫下面，除了我的驾照、一个空白信封还有车钥匙以外，什么也不带。

夏天的太阳像一只热烘烘的大手，沉甸甸地压在我身上，西南方有云在堆积，开了锅一样越积越厚。我沿着一条水泥路走去，穿过盛开的花丛，走过整齐的花圃，空气中弥漫着薰衣草和甜胡椒花的芳香，监狱院子周围那些狭长的窗子里，有看不见的眼睛在观察着我。犯人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盯着人看，观察一个她们再也不能身处其中的世界，而她们获取信息的眼光比中央情报局还厉害。我能感觉到很多眼睛都注意到了我那辆挂南卡罗来纳州车牌的吱嘎乱响的白色货车，还有我的着装，我没穿平常上班穿的套装或者出现场的工作服，而是穿了一条卡其布裤子，一件蓝白条纹的棉质衬衫，下摆掖在腰里，一双编织纹皮面的平底便鞋，还配了一条同样风格的腰带。我没戴首饰，只戴着一块配黑色橡皮表带的钛金表和我的结婚戒指。不太容易猜得出我的经济状况，或者我是谁，是干什么的，除了一点：

^① 将犯人单独囚禁的区域。

那辆货车不符合我今天准备呈现的形象。

我原来的打算是，要看起来像个漫不经心、梳妆整齐的金发中年妇女，似乎生活中绝对不会做什么特别重要或者特别有意思的事。可是那辆该死的货车！一个白壳大怪物，浑身都是磨损，车窗的颜色又太暗，后面的窗子差不多都成了黑的，好像我是给建筑公司干活的，要不就是送货的，还很有可能是到佐州女监来拉犯人的，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我心里这么嘀咕着，因为感觉到女人们在看着我。我敢肯定，这些人里的大部分都不会和我见过面，虽然我知道其中几个人的名字，因为她们臭名昭著的案子在新闻里出现过，有几个人凶残的行为在我出席的专业会议上提到过。我控制着自己不向周围看，也不表现出我意识到有人在看我，心里却在琢磨，不知哪一个黑洞洞的窗口是她的。

我们这次会见一定会让凯瑟琳·劳勒情绪波动。我怀疑她这些天别的什么也顾不上想了。对她们这些人来说，我是她们失去或者杀害的那些人和她们之间最后的一线关联。我是那些亡者的代言人。

典狱长叫塔拉·格里姆，她的办公室在一条长长的蓝色过道尽头，装修布置都是她管的犯人做的。

办公桌、咖啡桌和椅子都是橡木的，漆成蜂蜜色，粗壮结实，在我看来具有某种魅力，因为我一向喜欢手工做的东西，无论那东西做得多么粗糙。长着各种颜色心形叶子的攀援植物挤满了窗子上的花池，又从哪里伸展到自制书柜的顶上，像帷幔一样漫过柜边，在吊篮里缠绕成一团一团的，垂挂下来。我夸赞塔拉·格里姆的园艺功夫真不错，她很有分寸地用一种悦耳的声音告诉我，她室内的盆栽植物都是犯人打理的。那些攀援植物她也不知道叫什么，就叫它爬藤，不过很可能是喜林芋属蔓生植物。“是黄金葛。”我摸了摸一片黄绿相杂的叶子。“更常见的名称是魔鬼常春藤。”

“这东西一直在长，我不让她们剪。”她站在桌子后面的书柜前，一边说一边把一本书放回书柜，是《惯犯经济学》。“刚开始就是一小截嫩枝，泡在一杯水里，我用它来讲一门重要的人生课程，这些女人都忽视了这门课，所以才会一直走下去，最后陷入麻烦。得注意扎下根去的是什麼，否则总有一天它会长得到处都是。”她又放进去一本书，《操控术》。“我不知道。”她环视着屋子里装饰彩灯一般的藤蔓。“可能这儿是有点太多了。”

典狱长有四十多岁，我估摸着。她身材高挑，线条柔和，只是穿着打扮不知怎么有点不协调，黑色的低胸圆领连衣裙长及小腿，脖子上是一条

设计繁复的吊坠式金项链，好像今天特别注意自己的外表，也许是因为刚刚离开的那几个人吧，来访的很可能是重要人物呢。塔拉·格里姆的眼睛是深色的，颧骨挺高，黑色的长发掠在脑后，看起来不像干她这一行的人，不知道她本人或者其他入注意过这其中的荒诞没有。在佛教里，塔拉是“救度佛母”^①，而事实证明这位塔拉绝对不是，虽然她的世界充满恐怖。

她捋着裙子在桌子后面坐下，我坐在她对面一把直背椅上。“简单说吧，你要给凯瑟琳看的任何东西，我都得过过目。”她告诉我为什么要把我带到她的办公室来。“我想你肯定知道这个惯例。”

“我到监狱找人谈话可没有这个惯例，”我说，“除非是在医院或者更糟糕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犯人需要做法医检查或者死了。

“你要是带来了报告书或者别的什么文件，只要是要让她看，都得先经过我同意。”她告诉我。我也再次告诉她，我这次是以朋友的身份过来的，尽管从法律上说这没错，而从朋友这个词的本意上说并不是真的。

我对凯瑟琳·劳勒而言绝非朋友，我从她那里获得信息的时候十分谨慎小心，既要鼓励她说出我想知道的情况，又要注意不暴露出我其实非常关心这件事。她这些年和杰克·菲尔丁有联系吗？她不坐牢的几段时间里，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我调查的几个别的案子里，当然也有女性侵犯者和比她年轻的男性受害者持续不断地保持性关系的情况，但我认识杰克的这么多年里，凯瑟琳有时在监狱里面，有时在监狱外面。如果和这个从小就骚扰他的女人保持着一种断断续续的感情联系，从时间上看，我怀疑他几次生活乱套以致失踪和这些联系有关，那几次都是我去找他，再把他重新聘回来的。

我想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发现黛恩·金凯德是他女儿的，他为什么最近在马萨诸塞和她联系，让她住在自己位于赛勒姆的房子里，住了多长时间，这件事和他离开妻儿出走有没有关系。杰克知道危险的毒品正在改变他自己吗，或者那本来就是黛恩有意造成的？他的行为越来越捉摸不定，他自

① 或称“度母”，梵文读音为Tara（塔拉），是藏传佛教中救苦救难的女性尊神。

己意识到了吗？是谁让他趁我不在城里的时候，在剑桥司法鉴定中心从事非法活动？

我没法预测凯瑟琳知道些什么，会说些什么，但是我会按照我和我的律师伦纳德·布拉佐计划和演练过的方式，控制这场谈话，不让她得到任何好处。她不会被要求提供对她女儿不利的证言，她的证言法庭也不会采信，但只要是可以和黛恩·金凯德联系起来而且有助于她为自己辩护的事情，我一件也不会向她透露。

“其实呢，我并不认为你会把和案子有关材料带来，”塔拉·格里姆说，我感觉出她有点失望。“坦白地说，关于马萨诸塞那儿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有很多问题。我承认我很好奇。”

大部分人都很好奇。有天才级或者准天才级高智商者卷入的杀人之类恶行，媒体称之为智力型谋杀，这类谋杀一般都离奇得让人无法想象。我处理暴力死亡案子二十多年了，还是没有完全搞清楚。

“我不会和她讨论任何调查细节的。”我告诉典狱长。

“凯瑟琳肯定会问你的，我们说的毕竟是她女儿啊。据说黛恩·金凯德杀了那些人，还想杀你？”她盯着我的眼睛。

“我不会和凯瑟琳讨论那些案子的细节，哪个案子也不讨论。”我对典狱长守口如瓶，“我来不是为这些事，”我口气坚决地重申，“不过我的确带来一张照片，要给她留下。”

“请给我看看。”她伸出一只骨骼精致的手，手上的指甲好像刚刚精心修剪过，涂着深玫红色，她戴着好几只戒指，还戴着一块水晶镶边的金表。

我拿出插在裤子后兜里的那个空白信封，递给她，她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是杰克·菲尔丁的，照片上的他正在洗他那辆宝贝车，那是一辆樱桃红的一九六七型福特野马，他光着膀子，穿着一双跑鞋，笑得阳光灿烂，那是差不多五年前，在几番婚姻和颓废之间的空当里，一个抓拍留下的瞬间。他的尸体剖检不是我做的，但是自他被害以来的这五个月里，我一直在剖解分析他的生存状况，目的之一就是想看看我是不是本来可以做点什么不让这件事发生。看来我没有那种机会，我始终无法阻止他自我毁灭。而此

刻从我坐着的地方看着那张照片，我心中升起愤怒和愧疚之火，然后感觉到了悲伤。

“嗯，我想这个没什么关系，”典狱长说，“要我说，他看上去挺吸引人的。这些人健身都像中了邪一样，我的天！这每天得花多少时间？”

我把目光转向墙上那些镜框里的证书和奖状，因为不想看着她端详那张照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这么别扭。也许通过一个陌生人的眼睛来看杰克让我更难受。年度优秀典狱长。杰出奖。优秀服务奖。功勋服务持续优秀奖。月度督查员。有几个奖得了不止一次，还有个从肯塔基州斯伯丁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的学士学位，可她说话口音不像那个地方的人，倒是路易斯安那的，所以我问她是哪的人。

“原先在密西西比，”她说，“我父亲是密西西比州立监狱的主管，我小时候就是在那儿度过的，那里的三角洲地区有两万英亩像薄煎饼一样平坦的土地，全是犯人种的大豆和棉花。然后是安格拉的路易斯安那州立监狱雇了他，那里有更多远离文明社会的农田，我就生活在那个环境里，这可能让人觉得有点古怪。不过，我倒不在乎在我父亲工作的环境里生活。习惯了以后，就觉得好像那才是正常状态，这种感觉挺神奇的。是他建议把佐州女监建在这片偏僻的灌木林地和湿地中间的，还有让女犯们来维护监狱，这样纳税人就可以少花钱。我想你大可说监狱已经融化在我的血液中了。”

“那你父亲参与过这儿的工作？”

“从来没有。”她笑了，不无挖苦的神气，“我想象不出来我父亲监管两千名女犯会是什么样子。可能会觉得有点没意思，尽管有些女犯其实比男人坏得多。他的工作有点像阿诺德·帕尔默^①，只是为高尔夫球场提供设计方面的建议，没人比他强，那是要有想象力的，而且他能与时俱进。找他咨询的管教机构不少。比如安格拉监狱，就建了个驯牛表演场，还有自己办的一份报纸和一个电台。有些犯人是大名鼎鼎的驯牛好手，还有制皮、

^① 美国著名职业高尔夫球手。